

余同友
短篇小说精品集

QUWANG
GUDAI DE FUQIN

去往古代的父亲

余同友◎著

短篇小说是迷人的。

短篇小说是一个时代刹那的日出。

也许，你会在这部短篇小说集里

看见变幻的云彩和深沉的燃烧。

APERTUR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余同友
短篇小说精品集

QUWANG
GUDAI DE FUQIN

去往古代的父亲

余同友◎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去往古代的父亲/余同友著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8. 3
ISBN 978-7-5396-6267-1

I. ①去… II. ①余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79057 号

出 版 人: 朱寒冬

责任编辑: 周 康

装帧设计: 张诚鑫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63533889

印 制: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(0551)65661327

开本: 700×1000 1/16 印张: 19.75 字数: 300 千字

版次: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9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余同友
短篇小说精品集

余同友◎著

去往古代的父亲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余同友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安徽省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，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第七届学员、中国文联首届编剧高级研修班学员。有中短篇小说若干被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《中篇小说选刊》《长江文艺好小说》等文学刊物及年度选本选载。本书所选短篇小说散见于近年来的《十月》《长江文艺》《山花》等刊物，其中多篇被选入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《名作欣赏》等。

目 录

- 去往古代的父亲 / 001
- 转世 / 028
- 泰坦尼克号 / 045
- 天花板上的狐精 / 056
- 暖炕 / 069
- 另外的那个西湖以及小青 / 083
- 回见,您哪 / 098
- 第七十日 / 110
- 鼻子 / 127
- 白雪乌鸦 / 138
- 打黄黄 / 154
- 柴门闻犬吠 / 171
- 两个宏伟 / 191
- 老魏要来 / 208
- 画火的人 / 217
- 有诗为证 / 232
- 过夜 / 250
- 雾月的灰马 / 262
- 千手观音 / 280
- 送太阳去乌沙镇 / 298

去往古代的父亲

我走在一条细窄的石板道上，黑石板布满了青苔，道两旁是合抱粗的大枫树。秋天，掌形的树叶吐出血一样的红，三两只大雁扇着黑色的翅膀从天空划过，它们的叫声也血一样红。我身着玄衣，背负长剑，打着绑腿，孤独地往山上那白云生处走。我已经走得筋疲力尽了，可我不能停下来。因为，我怀揣着一个重要的任务，要将一封密信送给山中清溪观的妙定道长。山高水长路迢迢，正在我走得有些绝望时，忽然从道旁闪出一个人来。她一身道姑打扮，眉目清秀。她向我行了个礼，问道，来者可是江枫渔火对愁眠？我回答，正是。她朝我一颌首，做了个手势说，请跟我来。我没问她叫什么名字，就糊里糊涂地跟着她往前走。很快，在山道拐弯处，突现一座小小的石砌茶亭，炊烟升腾，粗陶壶里水正沸开。道姑说，歇一会子吧，喝口茶再走。我饥渴难耐，连忙一屁股坐到了亭子里的石凳上。那柄剑是我才配备的，长度不太合适，它老是敲打我的脚后跟，那儿都被敲打得红肿破皮了，汗水一浸，酸痛难忍，我轻声地啞了一口气。道姑已经把一碗绿茶递了上来。那茶水汤色明黄，清香扑鼻，好茶！我喝了一口，又喝了一口，再吹着，咕咕咕地喝了下去。道姑微笑着说，先生，这茶味道如何？我点点头说，好茶，一定是明前茶。对茶我是懂得一些的，我准备向这个美丽的道姑卖弄几句，可是，这时，我忽然觉得眼前迷离起来，周遭的一切都在旋转不已，身体也随之摇晃。我努力挣出几句话，你、你、你下了毒？为什么？道姑看着我，柔声说，

是的,我给你下的是醉铁散,没有三天你醒不过来的。我大叫一声,好你个贱人!我说着就倒了下去,我记得我身下的石凳子很凉很凉。

我对着屏幕骂了一句粗口,奶奶的,又被昆仑派暗算了,半个月工夫又白费了。我揉揉酸胀的眼睛,看看时间,已经是凌晨1点了,我决定今天就到这儿。这一款仙侠游戏真是磨人啊!我在游戏中的名字就叫“江枫渔火对愁眠”,我本来只是一介书生,饱读诗书期待中举人进仕途的,谁知造化弄人,我莫名其妙地被卷入了一件江湖恩怨,于是被迫弃文从武,作为华山派的二当家,步步为营,稳扎稳打,几次率领门下弟子左冲右突,差点就取得天下盟主的地位,却总是在关键时刻掉了链子。对此,我肯定不甘心啊,这两个月光是买装备就花了5000多元人民币了。弟子们在问我下一步的行动计划,我正想着如何破局,这时,屏幕下的QQ图像抖动起来。

是姐姐。她说,还没睡,又打游戏?

我给了她一个眯眼睡觉的表情,我已经习惯于用表情代替文字了。

通常情况下姐姐会教导我,别打了,伤身体,又伤钱,真搞不懂,你这么个人竟然还痴迷这种低级游戏!但是今晚她没有说什么,她只是问,老爸到家了吧,你怎么不打电话给我?

我愣了下说,老爸要回来了吗?他没有回家啊。

姐姐说,什么?没有回家?他是上午的高铁啊,我送他到高铁站的,应该下午到家的。我让他一到家就去你那儿,让你给我打个电话,我还以为你忘记打了呢,那他到哪去了呢?姐姐也打出一系列的表情符号,淌汗的、皱眉的、恐慌的、抓狂的。

父亲身体很好,才60多岁,又没有什么不良嗜好,如黄赌毒什么的,应该也不会被拐骗,他如果回来了,自然就会回家。

姐姐说,问题是高铁是不会误点的,那他会去哪里了呢?

我说,你别急,可能是他老人家去访友去了。作为华山派道家二当家,我不也经常去各个名山大观访友吗?我刚说完这句话就后悔起来。

果然,姐姐说,他这个老古董哪有朋友呢?不行,小林,你得赶快打电话

到110问问,老爸是不是记不得回家的路了,他不是老是迷迷糊糊的嘛。

我觉得姐姐有些小题大做,如果有什么意外,父亲身上有身份证,警察早就会联系我们了。我说,再等等看,也许他是中途下了车,到别的城市去走走呢,这于他是极有可能的。

姐姐听我这样一分析心里定了些,她说,那好吧,那到明天上午再看,你的手机保持开通啊。

我给弟子们下了一个休整待命的指示,便下了线,关了电脑,躺到了床上。连续打了4个多小时网游,身上的筋骨都已经僵硬了,所以一躺下来,我立刻就睡着了。

我不知道我梦中有没有继续我的刀光剑影和游仙访道的生活,我只知道早上醒来,我的一只手握得紧紧的,像握着一柄剑。

我是合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一名外科大夫,从医学院毕业后,我就在这里上班。我一度很喜欢这个职业,“医者,仁术也”嘛,每当看到病人经过我的手术得到痊愈时,我真的有一种由衷的高兴。我在医院同事上下以及患者中间的口碑还是不错的,我已经拿手术刀拿了10年了,基本上没有出过医疗事故。可是,3年前我摊上了一件事。这件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,从此改变了我的职业观。

那天下午快下班了,我收拾衣服,准备向值夜班的大夫办理交接手续。突然,急诊室来电,说是一个老太太被公交车拖夹,身体多处受伤,得几个科室紧急会诊。其实,我完全可以把这事交给接班医生的,因为已经到了接班时间,但我怕时间来不及,也就没有多想,立即冲到重症监护室。通过紧张的抽血、拍片等检查,很快查清患者情况,老太太腿骨多处骨折,股骨头也断裂,如果不手术很有可能要截肢。我立即拿出了治疗方案,我自认为这个方案是最科学也稳妥的,那就是立即手术,同时在断裂的股骨头处安放上支架。在拿这个方案的那一刻,我稍稍犹豫了一下,要不要安支架?通常这样的情况也可以不安支架,而直接打石膏固定,但石膏固定效果要大打折扣,为了患者将来考虑,我还是给出了安支架的选项。

然而,问题来了,因为支架材料不是在医院拿,而是通过第三方拿货,是不给欠费的。一个支架3万元,这时,肇事司机说单位财务已经下班,拿不出这笔钱,患者家属求情说,那是不是能够先欠着。我跟他们解释,涉及医院的费用可以欠着,可是这个费用医院做不了主,没法欠,欠了就做不成手术。

患者家属急成一团,他们身上也没带钱,打电话给亲戚也半天没有弄到钱。看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,我也替他们着急起来,我这时建议,要不打石膏吧,不能耽搁了。可是患者家属死活不同意,在凌晨时分,他们终于凑到了这笔钱,可是手术的黄金时间已经过去,我赶紧给患者进行手术。遗憾的是,手术效果不好,最后还是截肢了。这本来也是正常情况,但因为有了前面的那一出,患者家属不乐意了,他们认为是我操作不当,拖延了时间,于是一帮人找上门来,把我的办公室砸了个稀里哗啦,并且要起诉我。

更窝囊的是,医院为了息事宁人,最后竟然赔偿了患者家属10万元,还对我做出通报批评的处理。尽管院里领导对我说,那不过是做给患者家属看的,并不影响我的职称和工资待遇什么的。有了这一次遭遇后,不知怎么了,我忽然就害怕起做手术来。我再也没有了以前那种自信,以及作为一名大夫的存在感,经常是一上手术台,我那拿着手术刀的手就不由自主地颤抖,为此,我差点断了我的医生生涯。后来,我找到了解救的办法,那就是每周至少痛痛快快地打一次网游,只要过足了瘾,再上班时,手上也不抖了,心里也不怕了,就像打了鸡血,一切都正常了。所以,这些年来,我打了无数电游,有机甲类的,有武侠类的,有言情类的,有古装的,有现代的。但是,我还是最喜欢玩古代道教游仙类的,在那里我不仅是武功盖世的侠客,也是具有仙风道骨的道长,还是儒雅的出口成诗的书生,我以武功救人,也以大道示人。当然,比较讨厌的是,开发游戏的厂商不断提升难度,不断要购买装备,前前后后,我这些年投入网游装备的钱也有10多万了。不过,我觉得这还是可以承受的,现在,玩什么不需要钱呢?人家摄影发烧友一个相机镜头都要好几万呢。

我在想要不要换一换我那把剑,这个时候,姐姐的电话来了。她说,不

得了，爸爸失踪了！

怎么知道是失踪了？

我托人找了铁路局的人，他们调出车站视频，老爸根本没上那辆车！哎呀，我真后悔，我怎么不亲自把他送上车呢？怎么办啊？

有没有报警？

报了，派出所说要满48小时不见人才能立案，真急死人了！

我一听也紧张起来，安慰姐姐说，再等等，再不行我的话，我请假过去一趟，应该不会有事的。

姐姐的话音里都带着哭腔，她说，好的，你那边一有情况就立即告诉我。

父亲退休之前是我们合城的市图书馆馆员，负责古籍部。小的时候，大概五六岁吧，我去过父亲工作的地方。我记得，那里有一大间房子，房子里有一排排大柜子，大柜子里竖放着一本本线装书。房子里光线昏暗，父亲一进去就拉亮了灯，那灯是老旧的玻璃灯泡，泛出土黄色的光，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轻微腐烂夹杂陈年酸醋的味道。父亲在其间走动，我觉得他一走动，四周的空气、灯光、气味都搅和在一起，使整个空间愈加昏暗起来，像扑腾起大片的灰尘，呛人鼻孔。父亲从一个柜子里抽出一本线装书来，小心地铺展在办公桌上，用一枚放大镜对着书页照。我当时就吓得哭了，我望着那些旧书籍，它们像是一具具风干的尸体，而父亲那拿着放大镜看着书的样子，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诡异极了。自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去过父亲的办公室。

父亲却在那间房子里工作了一辈子，从没有挪过窝。我不知道他在那里的具体工作是什么，他自己却对此很满意，工作积极，几乎没有旷过一天工，为此，他荣获过“全国图书馆先进工作者”称号。当时，上级奖励了他一个白色搪瓷茶杯，他一直用那个茶杯泡茶喝，泡得内壁都成茶色了，还舍不得丢掉。他白天在图书馆看线装书，晚上在家里还是看那些“之乎者也”，一边看，一边还念念有词。也许是因为反感或害怕父亲那样的生活，等到我读书时，虽然我的文科成绩很好，我还是毅然选择了理工科，大学读了医学院。

据我母亲说,父亲对我读理工科是颇为不满的,不过,他也并没有干涉我。

我不知道别人的父亲是什么样的,我觉得我的父亲虽然有些刻板、平凡和乏味,但也一直维持在正常值范围内,他基本上还能算得上是一个好公民、好丈夫、好员工、好父亲。但这一切在他退休后有所改变。

父亲是3年前退休的。退休后的第一天,他和往常一样,早早起床,买菜,买早点,然后背了一个背了多少年的黄书包准备去挤公交车上班。他走到门口时,母亲说,你做什么去?父亲愣了一下说,上班啊。话刚出口他就意识到,自己退休了,再也不用上班了。父亲就回到屋里,坐了下来,他拿起那个白搪瓷茶杯,泡了杯茶,喝了一口,猛地对母亲说;田园将芜兮,胡不归!哈哈,我终于可以像古人一样过田园生活了嘛。

对于父亲的一套酸文假醋,当过街道办工厂车间副主任且早已退休的母亲已经听习惯了,就全当耳旁风了。她不理睬他,换上一双软底鞋,她每天上午要到公园去和一群老伙伴练扇子舞。母亲出门去了,父亲开始忙活起来。

父亲所在的小区是这个城市的老旧小区,我们家又在一楼,有一个40平方米的小院子,当时统一被浇筑上水泥地。父亲对着这块水泥地思索良久,然后做出了规划,他要在这里种竹子,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嘛,还得养兰花,养菊花,养梅花,嗯,条件成熟的话还得养三只鹅。父亲说干就干,等母亲那天从公园舞扇归来,父亲请来的工人已经将水泥地凿得只剩一角了。

父亲退休时是冬天,那个冬天,他成了一名搬运工,背着麻袋,从几十里外的郊区背来塘泥、沙土。他每天在那40平方米的空地上忙得不亦乐乎。到了春天的时候,他的田园出现了一点新气象,竹子、梅花和菊花都栽下去了,而兰花也开苞了,不久即将开放。那个春天应该是父亲最快乐的一段时光。有一天我回去时,他站在小院子里,冲着我问,你闻到兰花香了吗?我使劲嗅嗅,点点头说,嗯,闻到了。他高兴地说,这就对了,我告诉你,今年春天就以这个兰花当家了,接下来每个季节里我都有安排。我没有接他的腔,我回来是母亲让我为她买一个血压计,我心里惦记着的是我的网游,当时,

我正在华山闭关，即将出关，我哪有心思听他的计划呢？父亲见我没往下问，就自顾自说起来，古人生活可风雅了，可丰富了，我跟你讲，春天养兰其实算不了什么，夏天收云才有意思。

收云？收什么云？我顺口问他。

父亲得意了，你连这都不知道？他说，就是用坛子收集深山里的云气，带回家来供人享用。

那能收？

能，父亲肯定地说，古人收过的，我今年夏天肯定也要去收的。

我只好笑笑。

父亲没有放过我，估计他跟母亲说的时候，母亲从没有搭理过他，他显然有强烈的诉说欲望。他说，秋天我要遍插菊花，到时请大家到我们家来赏花，冬天呢，我要画“消寒图”。

我想进屋去，父亲把门给堵住了，他对我说，画“消寒图”你知道吗？嗨，古人会玩啊，就是从冬至这天起，画一枝素梅，枝上画梅花九朵，每朵梅花九个花瓣，共八十一瓣，代表数九天的八十一天，每朵花代表一个九，每瓣代表一天，每过一天就用颜色染上一瓣，“晴涂红色，阴涂蓝色，雨涂绿色，风涂黄色，雪可以空白不涂，或填铅粉。九九完成，已是冬去春来，每格笔画颜色不同，五颜六色，美不胜收”。染完九瓣，就过了一个九，九朵染完，就出了九，九尽春深，曰“九九消寒图”。

父亲一口气解释完这“消寒图”，他说得抑扬顿挫，手舞足蹈，俨然眼前已然大雪满天，而他则手持笔墨在宣纸上点染梅花了。

春天过后，到了夏天，父亲果然去收云了。

父亲半夜3点钟就起床了，他要赶在辰时之前到我们城市西边50多公里外的仙寓山的芙蓉尖去。他起床时，母亲还在睡梦中，母亲睡相不好，扯着连绵的小呼噜，嘴角还一翻一翻的。父亲看着身旁这个女人，忽然想起古书上写的，佛陀见宫女睡相便起了弃世出家之念。父亲想，出家大概不成，收云却是可行的。他打开门，走到院子里。小院里竹影摇摇，天上的星星大

如倭瓜，远山如梦如烟，父亲低下身子在院子里收拾工具。

工具主要是三个土陶坛子，为找这三个坛子，父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。原先的烧窑厂都倒闭了，没人生产这种东西了，因为这东西已经没有了市场。也不是没有替代品，比如塑料壶啊、人家腌菜的坛子啊倒是多得很，父亲认为用塑料壶、腌菜坛之类收云那是对云的侮辱，一定得是从来没有使用过的土陶坛子。父亲最后从一个山区土产日杂货店里淘到了三个坛子，巧的是三个坛子分别为大中小号，父亲欣喜不已。根据古书上的记载，这种小口坛子贮上云后，用产于皖西南一带的桑皮纸封上，便可积年不坏，每次收完云后，用墨笔在坛口上作一神符，神符曰：“无心出岫，郁勃丹垠。”这样就可存放 50 年左右。一旦要启用时，就在封口上开一小窍，于是，“一线从窍中起，若薰炉篆烟，袅袅不断，始而蔼然，俄而油然，袭衿袂，绕檐除，轮囷杳霭，郁郁纷纷，渐而匝地围天，日色晦暝，栩栩然几疑大风之将起，欲乘之而游帝乡也”。

这一段拗口的文字，父亲背得烂熟，他就一边背着这段文字，一边将三个坛子搬到了门外。过不了一会儿，他预约的出租车司机开着车来了，帮着他将坛子弄上了车，一直往仙寓山里驶去。

到了芙蓉尖时，恰好是卯时与辰时交接时分，父亲让出租车司机熄了火，就在车里等他，他自己则挑着三只坛子往山尖的一个溪谷里走。这个时候，山上的虫子和鸟儿都一齐醒过来了，叫得一山如雨。道旁的草叶上露水很重，很快就打湿了父亲的裤脚，脚下虽滞重起来，他心中却欢喜，因为露水越重，说明云雾质量越纯。父亲终于找到了一块云雾密集的地方，选了一处大石头，将坛子从小到大依次排列开来。接着，他便按古书上写的，盘腿而坐，口诵偈言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静等云气涌来。父亲闭了眼，他想象着，此时，云朵正布阵而来，从山岗上，从溪涧里，从树叶间，它们疾如奔马，密如蜂群，鱼贯而入土陶坛子里，只待他封口了。可是，等父亲的偈言念了九九八十一声，再睁开眼看时，土陶还是土陶，而山下的出租车司机却不耐烦地按起了喇叭。

父亲后来又试了几次,都不成功。他认为是出租车司机惊动了云阵,便一个人提前在山上借宿,到了清晨独自上山去,但收云仍然没有成功。眼看夏天将过,父亲只好退而求其次,收集了几坛子露水。回来后,他用那些露水煮茶,还专门请了他的好朋友和前同事老胡到家里来品茶。可是,这一顿茶喝完后,父亲和老胡都于第二天开始严重地拉肚子,老胡还被送到医院打了点滴。为这件事,老胡的夫人在电话里狠狠地把我父亲骂了一顿,她说,老胡差点拉脱水了,如果不是抢救及时就升天了。

这只是个小小的挫折,对父亲来说,他又在准备秋天的“百菊图”了。他计划要在小院里栽插上上百株菊花,白的、黄的、紫的、墨的,把院子办成一个菊园。他已经预定了花农的扦插枝,对每一种菊花放在什么地方也都做了安排。然而,他的这个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就夭折了。因为,小区要拆迁重建了。

父亲所在的这个小区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初期,户型、面积、配套设施都跟不上需求了。首先,连个管道煤气都没有,液化气要用小导弹样的钢瓶充灌了送到家,既不安全又费时费力。还有,光纤网络什么的也很难入户,水电管网也老化,三天两头不是断水就是停电。小区的人早就盼着拆迁了,拆迁的好处摆在那里:1比1.2的比例原地还房,还补偿一定数额的装修费,只有傻瓜才不干。

父亲不是傻瓜,但父亲就是不干。父亲一听将来他要住进三十层的高楼就死活不干。我要住一楼,我要一个带土的小院子。父亲对拆迁办的人来回就是这么一句话。父亲这个近乎无理的要求自然没被允许。不要说一楼了,四楼以下都被开发商规划成了商业综合体,怎么可能让一楼成为你的住宅呢?更不要说有一个院子了,一个院子那得多少钱哪。

工作做不通,拆迁办的人并不着急,他们知道突破点在哪儿,转过身偷偷地找到了母亲,母亲很爽快地签了字。到了搬家的日子——搬到政府临时安置的出租房里,母亲对坐着不动的父亲说,走吧,你还要我背你走?

父亲默默地走出门,看着门前小院里长势良好的梅兰竹菊,以及他四处

搜罗来的土陶坛子、石头桌子等等，他看了好一会儿，然后，甩甩手，丢下母亲和家里的一堆家具，一个人走了。母亲问他到哪里去，他头也不回地说，我找老胡喝酒去！

母亲放了心，她生怕等会子搬家公司来了，父亲会和人家争吵，他现在走了，她倒轻松了。父亲那天在老胡家喝多了，母亲喊我和她一起去接他回到安置房时费了好大的劲。我们打车回去的，到了新楼房门前，父亲就是不愿意上楼，他口里一直念念有词，我听了半天终于听清了他是在背诵陶渊明的《归去来兮辞》，田园将芜兮，胡不归？三径就荒，松菊犹存。倚南窗以寄傲，审容膝之易安。园日涉以成趣，门虽设而常关……他念得颠颠倒倒的，脚下也走得歪歪扭扭的。最后没办法，我不由分说，一个猛子抄起他，背着他进了电梯间。

到了下午，还是没有父亲的消息，原先还能镇定的我，现在也觉得事态变得紧张了。姐姐的电话一个接一个，她甚至在电话里哭起来，母亲才去世不久，我们可就爸爸一个亲人了，可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啊。

我对姐姐说，我这就请假，去你那儿一趟，你也别太着急。

我放下电话就去向分管院长请假，抽空我还是上了一下网，交代我华山派门下弟子，对昆仑派只能智取不可强攻，我分别向几位大弟子做了安排，重新布置了战略战术。然后，我就到高铁站坐车赶到姐姐那儿去。

上了车后，我算了一下，父亲到姐姐那里去也不过半年多时间，是母亲去世后姐姐来接他过去的。想着父亲过往的那些事，我忽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，父亲是不是故意失踪的呢？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，同样，你也无法找到一个故意失踪的人哪。难说父亲没有这种倾向。

自从搬到安置房后，失去了他的“田园”，母亲经常打电话向我诉苦，你父亲退休综合征犯了，病得不轻，整天找我碴。你说老都老了，怎么还让我受气！

据母亲控诉，父亲退休后突然就添了不少毛病。比如，坚决不用手机，

特意为老年人设计的老人机也不用。另外，只要母亲一看那些后宫剧之类的电视剧，他必然生气地关了电视，他说，这都乱糟糟地说些什么呀，这些人懂历史吗？

父亲住在高楼上无所事事，母亲曾经想着让他再去上班，再去伺候那些他伺候了一辈子的发出腐尸气息的线装本，他就安静多了。在父亲的默许下，母亲去了父亲的单位，母亲向父亲单位的领导表明可以不要任何报酬，但领导婉拒了她的要求。

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失落。他站在高楼上，向窗外望去，窗外是城市里密密麻麻的火柴盒子似的建筑，每个盒子上都镶满了玻璃幕墙，刺得人眼发花头发晕。他摇头说，这么刺眼，大雁敢飞过去吗？怪不得现在总也听不到“何处高楼雁一声”了。过去的楼才叫楼，现在这叫楼吗？父亲说着又生起气来。

有一天，母亲照例到公园练她的扇子舞去了，姨家的大表哥小安敲响了我家的房门。母亲事后说，大表哥就是趁她不在家才来敲门的。

大表哥在我们这个家族里是有些名声的，他原来在一家银行信贷柜台任职，因为乱放贷，贷出的款项十有八九都成了呆账死账，结果被单位开除了。从那以后呢，他就从以前的借钱给别人改为专找别人借钱了，自然借来的钱他也从没有还过，他可能以为别人那儿也相当于银行吧。反正亲戚朋友都借遍了，气得老姨向亲戚们打招呼，千万不要再借钱给小安，借出去了小安不还的话跟他们概无关系。这些，父亲是知道的，大表哥也知道父亲知道，但他依然理直气壮地开口借钱。

大表哥说，姨夫，我知道大家都看不起我，说我欠钱不还，说我是个浪荡子。可是，姨夫，浪子回头金不换哪，我现在要学好了呀，我看好了一个营生，我要踏踏实实地去做事，我需要一笔启动资金。姨夫，我知道您是有学问的人，您不像他们为富不仁，您是有仁心和慈悲心的，您要相信我。您是一个君子，我以后也要做一个君子，君子当以信为先，我保证，您借给我的钱，我半年之后会一分不少地还给您。